

岁律新元,喜迎蛇年。说起这个在十二生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蛇,除了神秘还有点可怕。不过家乡的蛇故事,却别有一番风味。家乡在中条山腹地的夏县泗交镇,这里有高高的莲花台,有雄伟的假假山,有东流的太宽河。这里有茂密的森林,有多种多样的动物。当然这里也是蛇类的家园,有许多有关蛇的故事,野趣斐然!

我们上小学时要勤工俭学,其中之一就是到山里去抬椽。一个人的力气小,根本背不动长四米的山木椽,就需两个人抬一根。那一年从韩家注的上沟把椽抬到学校的操场,距离近十里,走的都是放牛的山路。那次是我和王玉红搭帮。当走到韩家注沟口阳坡顶屋根时,一条黑影从头顶窜过,直接冲向沟底的深潭。潭边长有许多大杨树,枝叶繁茂,我们看不清潭里是什么,但能看到溅起的水花。而且在路边沿的陡坡上有明显的溜沟,据经验判断应该是条大蛇。

回到家后,我向爷爷和外祖父提起此事,他们都说这屋顶的石洞里有条大蛇,夏天每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很准时到沟底的水潭里洗澡。他们放牛时就遇到过好多次。陆陆续续从乡邻口中得知大蛇的存在,有人还说它攻击过羊羔,有人说他看见过大蛇捕食喜鹊和野鸟。

这阳坡顶屋呢,地势险峻,屋顶有块巨石向外突出,似乎要从高处坠落下来,人们很难登临。通往韩家注的山路就贴着崖根部修的,宽一米五左右。路沿外侧就是几十米深、直达沟底的陡坡。沟底是韩家注小河因很大落差冲刷出的深潭。这段山谷,两山相峙,谷窄而险,大树蔽天,人或者牛羊很难达到,是个幽静的好去处,难怪大蛇会选择这里栖居活动。说真的,确定这里真有大蛇后,我没有感到害怕,反而心生期待。

我们抬椽勤工俭学,每根椽可以挣五毛钱。那一段时间下午课余时间,要到韩家注上沟往返两次,时间段正好在大蛇活动的范围内。一次,我们真的遇见了那条大蛇,它身长比我们抬的四米椽还长,估计超过六米,头像犁地的铁犁,最粗地方比山里人用的粗瓷老碗口还粗,尾巴有小孩子胳膊粗细,灰色的身上布满花斑。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盯着它。它从水潭里玩够了,又返回屋顶。它没有对我们这些小学生表现出敌意。说真的,当然也没有攻击。说真的,像这样的庞然大物,如果发起攻击,那一定是要命的。

后来抬椽或上山放牛时,又碰到过大蛇几次。在一个雷电交加、暴雨倾盆的夜晚,那前凸的山崖崩塌了,巨石碎石滚入沟底,几乎填满了水潭。老人们说那大蛇快成精了,老天把它雷劈了,怕它祸害人。说来也怪,山崖崩塌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条大蛇。

我们小村下秦洞村南有个山沟叫后沟,后沟分岔出一个小山沟叫西虫沟。另一条大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沟里的地堰上长了一棵粗大的椿树。椿树长得时间长了会空心。那时还在生产队,人们集体耕种劳作,见一群喜鹊围着树干上部一个洞口喳喳叫个不停。一位叔叔发现了端倪,从树根部的腐洞里依稀可

吾乡吾土

## 家乡的蛇故事

胡春良

见里面有一条大蛇。原来这椿树完全空心了,树干的枝杈间也形成一个空洞,上下贯通了。大家便在树根部的洞口生火,这空心的树干就是根天然的烟囱,火势很猛。那大蛇想从上面的洞口爬出,但洞口小,被卡在那儿活活烧死了。奇怪的是,几天后某夜,大椿树被雷劈了,生生被撕裂成两半,但死蛇却也不见了。人们又说蛇快成精了,被老天爷收走了。

山里的蛇很多,有菜花蛇,有青蛇,有黑乌蛇。有些年份,蛇就特别多。有一次外祖母去阳坡跟头地,她怕蛇。我给她做伴壮胆,几十米的距离居然发现了五条蛇,有些长蛇盘成一盘晒太阳,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山里蛇多,但人们常常相互告诫不要轻易打蛇。这是有故事和教训的。村里有个放牛娃在山里抓了一条半大的蛇,他生性调皮好恶作剧,把大石板用木柴烧焦热,然后把用葛条绑住的蛇扔到石板上。蛇挣扎着,臭气熏天。没想到可怕的事发生了,从山坡上、从大树梢上一下子聚拢来数以百计的蛇。他吓得顾不上牛,撒腿就跑,但群蛇仍在后面追,从此落下了稀屎痨的毛病。所以大人们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乱打蛇。

大人们说归说,我们放牛时遇到蛇,经常会用木棍打,用石头砸,多数情况是蛇受伤而逃。我不怕蛇,而且敢捉蛇,一手捏住蛇脖子,一手握住蛇尾,便能将它制服。一次

在东沟放牛,我们三四个放牛娃捉住一条蛇,用葛条紧紧绑住,然后选择一棵高大的树,把最顶部的枝叶砍掉,把蛇绑在上面,希望老鹰能看到把它吃了。还有一次在村里的库房八间房后,我逮住一条三米六的大蛇。捉那么大的蛇是要费点劲的。

家乡山里的蛇,最凶猛的当数黑乌蛇。它受到攻击时,会反过来攻击人。一次在柴家沟放牛,遇到一条三四米长的黑乌蛇,我用石头攻击它,它扑过来要咬我,幸好手里有鞭杆,最终把它制服了。

大多数人是怕蛇的,如果说到不怕蛇,姪姪肯定算一个。她不论干地活,割猪草,还是放牛,只要遇到蛇,她都敢逮。一年夏天,姪姪在六亩地给玉米锄草,天太热,她干累了就躺在地边柿子树下的大石头上歇息。也许是太累了,便睡着了,一条大蛇居然爬到她脖子上,她一下子惊醒了一把抓住了蛇。那蛇很是凶猛,反身就是一口,也许用力过猛,好几颗牙留在姪姪的胳膊肉里,但她仍然没有松手,所幸那蛇没毒。

山里蛇多,有的形体很大,但除了铁毒(七寸蛇)有剧毒外,大多数都没有毒,一般情况也不攻击人。大自然里还有哨兵可以提醒我们哪里有蛇,这哨兵就是喜鹊,它们遇到蛇会飞着扑打,喳喳叫声激烈。有人说,蛇经常钻进喜鹊巢偷吃鸟蛋和雏鸟,所以是天生的冤家。

蛇或许是可怕的,但在自然的大花园,生命是平等的,我们该是生生不息的朋友!

灯下漫笔

## 河东旧时年

王逸群

农耕时代的中国,过年是一个极隆重的节日,其历史极为悠久。然而,将过年称为“春节”,则是在1914年,距今只有111年。运城,古称河东,文化底蕴深厚,表现在过年上也是异彩纷呈。那么,百年前的河东年味儿又是哪般景象呢?让我们打开一本本泛黄的县志,钩沉一番。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这一天,家家户户,热粥飘香,食材多为杂米、豆子。有的地方,比如新绛、河津、绛县等则“置果(菜或豆腐)饭中”。令人惊奇的是永济虞乡一带“八日早起,以稠粥煮馄饨,谓之腊八八粥。制馄饨时或包银少许或包钱数枚,俗有抢金锅银锅之说”(《虞乡新志》),有点类似大年初一吃包钱饺子。其实,腊八的前三天,即腊月初五,家户就开始煮粥,称为五豆粥。为什么食五豆粥?清光绪《临晋县志》说:“豆者,毒也。食之已五毒。”豆的谐音为毒,大约是说,吃豆粥可以抵御五毒的侵袭,五毒,即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种有毒的动物。腊月又称嘉平,此时的临猗还有吃社粥的习俗,清光绪《猗氏县志》载,“嘉平煮社粥剂以盐花姜屑,间有施者”。所谓社粥,就是村巷各家户出米或豆子等,煮几大锅粥,男女老幼一起享用,间或也施舍过路的贫穷者。过节不忘济贫,民风淳朴。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年的味道欲浓。这天晚上,人们要在锅台处摆上糖瓜、烙饼(稷山俗称灶爷饽饽)送

灶神上天,口里还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祈福语。糖瓜,也可用替代品,如万泉“祀灶以糖涂灶口”,虞乡“亦有以柿饼代者”。让灶神享用糖瓜,照民间的说法是使其“见天无言是非”。不过,“祀灶献糖瓜,欲粘其口”,总觉得有点对灶神不恭,甚至还有有点强迫的意味。《临晋县志》说:“是侮灶也。灶怒诉于天,奈何自此后七日,嫁娶不择吉,曰诸神在天无禁忌,神在天即不问下土事,无贵神矣。”这段记载颇有趣味,献糖瓜,不就是贿赂灶神吗?灶神岂不成了丧失原则立场的“贪官”?所以,灶神很生气,向天帝申诉,然而结果好像不了了之,于是此后七天,民间嫁娶无需择吉日,因为“神在天即不问下土事,无贵神矣”。如同上学时,老师临时不在教室,顽童们就狂欢不已。

进入除夕,似乎就到了过年的门口,更热闹了。白天,“易门神,贴对联,插柏枝”。门神为郁垒神荼,比较常见,而临晋人还写糞(jiàn)字贴在门上。“糞”为何意?《聊斋志异》曾提及“人死为鬼,鬼死为覞。鬼之畏覞,犹人之畏鬼也”,覞即糞。看来,“糞”比鬼还厉害,可以护家佑院保平安。除夕之夜“老稚团饮,爆声连霄,名曰守岁”。清光绪《绛县志》载,这天晚上,“富者用五辛作盘”。“五辛盘”又名馐春盘,“辛”谐音为新。《本草纲目》说,“以葱蒜韭蓼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义”。宴饮之外,家家户户还

要烧纸接神。万泉一带的接神方式,别出心裁,“比鸡鸣,各悬黄纸于长竿以祀天曰接天神”(清乾隆《万泉县志》)。闭上眼睛想一想,等到鸡叫时分,祭献的人们,把黄纸悬挂在长长的竹竿上,伸向夜空,这是何等虔诚!

初一大早,该是过年最庄严的时刻。爆竹声声,旺火熊熊,“爆柏叶,设香烛,备肉脯蒸食酒饌,盛服拜天地,拜五祀,拜祖宗神主”(民国《万泉县志》),空气中弥漫着氤氲的柏枝(可以避邪)香气,老老小小穿着各自的新衣,叩首作揖,满满的仪式感。紧接着,喜气洋洋的拜年活动开始了,“拜父母兄长,遍登亲友门,相拜贺,曰贺岁。合族至家庙拜祖宗,前后以尊卑序。”碰到邻里,打躬作揖,互道一声“过年好”。在这祝福声中,即使先前有点芥蒂,也悄然冰释。正如《虞乡新志》说,“虽有旧日齟齬,一见辄为解释”。美好的节日成了邻里和睦相处的桥梁。

元宵节,是过年习俗的又一高潮,可谓中国人的狂欢节,难怪俗话说,过了初一盼十五。为了过好节日,人们前一天就行动开了,青壮年在巷口立秋千,架鳌山(巨鳌形状的灯山),搭彩棚,敲锣打鼓。巧慧的女人站在案板旁细心地控制各种禽兽形的面食,还要捏些面盏、黍灯,以供夜里张灯之用。到了十五这一天,人人走出家门“扮社火,遍游里巷,

歌唱为乐”。晚上,火树银花,秧歌杂戏,爆竹震天,“乡间或以小瓦盏点油灯,遍列门室”(清同治《稷山县志》)。《临晋县志》用了一个形容燃灯的好词“南油西漆”,令人耳目一新。一查阅,发现在南朝梁简文帝描写元宵灯日盛况的《灯赋》里就提到了“南油俱满,西漆争燃”。南油者,南方产的油灯。西漆者,西方漆提炼的蜡烛,它们共同点亮了节日的夜晚。正月十六日,狂欢依旧,邑人登城游赏,男妇结伴,士女嬉游,女人们尤其是女孩子这两天真是无拘无束,尽兴走逛,“金吾不禁”,并且美其名曰“走百病”“游百病”“遣百病”,以至于有些封建保守的卫道士,皱着眉头,哼出一声:“一游而百病可除也,此游女诡计耳。”(清光绪《临晋县志》)读至此,民国作家契诃夫《套中人》的场景跃然眼前。兴高采烈的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着自行车走远了,站在一旁的别里科夫从发青变为发白,嘟囔道:“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古今中外,异曲同工。

最后,捎带说说元旦。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正月初一称“元旦”“元日”或“正旦”等,有两千年之久。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发布《改用阳历令》,将元旦改到公历1月1日。然而,民间对此新年异常冷淡,这在河东县志也有所反映,如民国十二年的《芮城县志》载,“一月一日元旦,公所悬旗结彩,互相庆贺,民则仅张贴对联而已”。又如民国十八年的《新绛县志》载:“自国礼变更,每遇阳历年节,公署及学校各机关一遵新制,城镇街市亦张灯结彩。唯穷乡僻壤至阴历年节,小大新衣,未明而起,亲戚往来依旧过年,可见,移风易俗并非易事矣。”其实,时至今日,民众关注传统佳节的焦点依然是“过年”。

边走边唱

## 三亚海边过大年

樊晋英

大年初一,我在三亚的海边闲坐,天地之间,有山有水,有人有树,有沙滩,也有草地。

这样的清晨,沐着朝阳之光,闻着清新空气,看着海浪翻卷奔涌,听着涛声远近高低,在海浪刚刚冲刷还无人踏过的沙面上留下独自的脚印,心里别提多舒服了。人生最爽是快乐!

古稀之年,难得有此时,乙巳年正月初一,在海南在三亚在海棠湾费尔蒙大酒店海边沙滩,我独享一份浪漫潇洒。无案牍之劳形,无社交之厌烦,无丝竹之乱耳,亲朋好友在各自享受新春的愉悦,我选择在这仙境中独自自过的大年初一,自得雅趣,乐在其中。

人生太匆匆,转瞬即逝。从出牙到脱齿,从黑发到白头,好像连叹息的工夫都没有,已华丽转身,已老态示人。不再童言无忌,不再轻言青春万岁,只看日

升月落,只要高兴,管他几岁!赤着脚,露着臂,向前冲几次浪,权当是人生拼搏;弯着腰,瞪着眼,寻找捡几只贝,权当是珍存记忆。不记它苦学拼打,不记它荣辱沉浮,不记它爱恨名利,该忘的全忘记,轻松得像卸辕马打几个滚,喷几下响鼻,仰天大叫几声,浑身又充满力气!

不忘往昔,不惧未来。古稀已过,不叹夕阳,不思奋蹄。散步聊天,写写画画,得空结伴旅游,顺手拍摄几张照片,权当游戏。不求山珍海味,品尝各地小吃;不穿名牌服饰,便装轻快舒适;不住高档酒店,民宿休闲由己。走一走,看一看,天下美景我随意。玩够了,回家休息。

年年有初一,明年初一在哪里?还未知。但肯定,另选新地。都说人的长寿密码已破译,望米期茶,也不算奢侈。愿亲友们都能豁达,不拘泥,乐乐呵呵,落个称心如意!

老百姓记事

## 童年办“年货”

安新明

出生于1953年的我,每至年关,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自己童年置办年货的情景。家里大人考虑年货是吃、穿、用,我考虑的年货则是炮仗、小鞭、“滴滴金”和摔炮。

早些年,一进入年关,稷山县城的街上热闹非凡,最红火的莫过于南大街,一条一里长的大街,从天明一直到晚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各地来参加物资交流大会的商家,搭了帆布大棚,晚上不回去就住在里面。还有摆热锅子、煮麻花、打饼子的炉灶,更多的是插空摆摊的小商小贩,一整天都炊烟袅袅、人声鼎沸,热闹极了。

那时老爸工资有34.5元,年年都给我3元钱让我买我的年货,选炮和买鞭我全权做主。为了备我的年货,我一天转几趟街摊,要看哪家炮好、鞭脆、买药多,是黄药子还是黑药子。黄药子是炸药配的,脆又响,黑药子则闷而震。小贩们不时试着放两声,人们朝着炮声奔来。小鞭炮则看包装长短,300头的三毛炮,500头的五毛炮,1000头的买家少。小鞭炮是用来在初一早上放一鞭“开门炮”用的。家里若是买得多,就拆开包袋,拆成单个,装在口袋里,用火柴慢慢消耗它。就是这样,观察了好几天,跑遍几十个摊子,才下定决心准备置办。一墩子大炮仗是100个,两寸长,小指头那么粗,用麻整整齐齐各扎成个圆墩子,一元钱一墩,下会的时候,能便宜个

一半毛钱。

稷山方言也叫“滴滴金”为“碱木炭”,“70后”也不多见过的。“滴滴金”比筷子还细,有三寸长,用旧的账本纸和细毛纸卷成,里面装的是硝和木炭末,晚上点着后,落下朵朵金点,煞是好看,朋友相随逛街,点一支还可照明。从家里,用口水把它粘在墙上,坐在那里,就围上来一帮小梢子,大家一起看。卖“滴滴金”的小贩们在集上收摊时,摸着乌黑的双手,点着脏兮兮的票子,满脸灰土,高兴得露出几颗白牙,感受着一天的收获。有次,我和小伙伴们相跟,跑到深巷老屋,用铁瓶子盖,去刮砖墙角的老硝花,回来把烧火锅剩的木炭碴子碾成末,自己配着卷“滴滴金”,居然也成功了。

摔炮,稷山人称“炸弹”,它就比较简单了。摔炮里面的硫磺和细小石子,用纸包成节状,有小拇指大小,一包20个,一大包有5个小包,两毛钱。只要摔的声音足够大就行,一次买5大包,有钱的买十包八包,摔的时候,药子和石子摩擦就爆炸开来。走在小伙伴跟前,偷偷地用劲摔一个,“蹦”的一声,他们就抱头鼠窜,但也危险,有的小炮里面石子大,炸伤脸和眼的也有。

我的年货置办好了,到家里放在炕头连接锅头的热处,防止受潮,放的时候炮声更脆,每天都掀开看看,到了正月初一,穿上新衣新鞋,便开始闹腾了。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冯满楠

## 待放红梅

深 蓝

我在严冬与你相拥  
我在寒风中和你相守  
没有炽热  
是凛冽中的阳光  
蓄势待发  
是不屈不挠的态度

成长的辛酸  
扎根的土地知道  
拼搏的坚强  
飞落的大雪知道

不说自己孤单  
我要做第一个新春的使者  
不说自己艰难  
每一个期盼新春的生命  
都在承受中默默挣扎

我想握住阳光的手  
呐喊着 向前走  
我想积蓄喷薄的歌  
高唱着 去奔流

今天 在最冷的日子  
我向你招手  
我已枝头初上  
我将笑靥如花  
我会绚烂无比  
一起精神地  
为生活的新时代  
为奔腾不息的江河湖海  
绽放!

凡人情思

## 那一声声吆喝那一碗碗粥

郭环中

师范毕业那年,我还不到十九岁,被分配到老家磨里镇偏远的炭元河村小北山小学。报到时,顺着崎岖不平的山石小路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到大山深处这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

学校在小河旁边的土坡上,有一座看样子至少六七十年的土房子,校长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还有一个民办教师,虽然只有23个学生,却是五个年级和一个幼儿班。我们都要进行复式教学。

我清楚记得,报到前,镇教办主任和我谈话时的恳切话语。他说,山里的教育太落后了,多少年都没个公办教师,分配你去是因为你还年轻,需要历练,干上两年下山,不耽误说媳妇。

山村小学条件的清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吃的菜都是学生从家里背的,不是土豆就是北瓜,开水馒头就着吃,间或有孩子拿些秋豆角做的焖面就是绝味的佳肴。几天下来,吐酸水、拉肚子,晚上睡在床上,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难受的时候,我就坐在教室前的河楞上,捂着肚子对着下山的路发呆。

一天下午,我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忽然想起母亲说,肚子胀点盐冲水喝有效果,我就去东边紧挨学校的那户人家找盐。

山里民风淳朴,家家户户都没有院墙,甚至连个篱笆也没有。正当我不知道该不该进门的时候,一只大白狗忽然狂吠着向我扑来,还没来得及躲入躲,只听得一声呵斥,那白狗立马摇着尾巴乖乖地卧下了。门帘掀起,出来了一位大娘,勒着一个打着补丁的蓝色围裙,

花白的齐耳短发整齐地梳理在两耳之后,脸色发黄,满是皱纹,眼眶深陷,眼睛显得格外大。

在大娘的热情招呼下,我走进了屋里。家中陈设虽然简单但非常干净,三个米罐、面罐擦得黑油锃亮,能照出人影来。山村百姓家都有的满间炕边,有一个用砖头盘的炉子,上面一个大筒子锅,锅盖下边斜插着一个铜勺子,热气直冒。

我介绍了自己,又说明了来由。大娘说:“山里水硬,你是水土不服,不要紧,不用盐,停会儿我这玉米糝粥熬好你喝一碗,暖暖地睡一觉就好了。”

坐在炕头,我们拉起了家常。大娘七个孩子,四个姑娘都嫁了,大儿子结婚了,在山下落户,两个小儿子上坡砍柴烧木炭去了。自己每天就是做饭收拾家里,由于腿脚不灵便,几乎不出门。话语间,有满满的知足,也有些许的遗憾。坐了一会儿,我要上课,说不喝了。她说不急,熟了我吆喝你,你先忙去吧。

过了一个小时的样子,学生正好下课,我听见门外大娘的吆喝声:“喂!小伙子,来我家来。”我赶忙跑过去,还没进门,就有一股玉米煮熟的清香扑鼻而来。

我坐在炕头,只见锅里装满了黏稠的翻滚着黄色气泡的糝糝粥。端着大娘递过来的大碗碗,我止不住贪婪地放在鼻孔前闻了又闻。好香好香的粥啊,金黄的糝糝汤与饱满的玉米糝粒相互拥抱,糝汤浑然一体。炕后山豆角那紫白相间的豆角粒被煮得肚皮蹦